



| 亲 | 情 | 驿 | 站 |

“袋装”父爱

◎ 王国梁

前不久，我的发小东子回老家，回城的时候，给我捎来一大兜东西，只见他弯腰吃力地提过来，对我说：“好重啊，累死哥们了！这是你老爸让我给你捎来的青菜，你不是血压、血脂高了吗？你老爸说让你多吃青菜。”

东子走后，我翻开那只大兜子，发现那是父亲为我收拾好的青菜，大兜里面是一小袋一小袋分装好的青菜。青菜都已经洗净并且焯过水了，一袋袋装起来，冻在冰箱里即可细水长流地吃。

父亲在老家打理了一个菜园，里面种了不少青菜。青菜是好东西，可就是吃不了几天就长老了，没法再吃了。父亲便趁着青菜鲜嫩时拔下来，然后他和母亲把大批的青菜择好、洗好、焯水。我一眼就看出那些青菜是父亲装的，因为里面的菜装得很严实，食品袋的封口处打了个结实的结，看上去很规则。这种“手法”，毫无疑问是父亲的。父亲是个粗中有细的人，母亲大大咧咧，性子急躁，不喜欢做一些细节的事，所以家里一些细致的活儿都是父亲做。而且父亲装的青菜，并不是均匀的，有大袋的，有小袋的。父亲有他的考虑，做汤的时候用小袋的，做饺子馅的时候用大袋的。父亲的心思，我一下就能领会，这是父子间多年的默契。

看着一袋袋青菜，我的鼻子不由得酸酸的。其实，我拥有的父爱一直都是袋装的，细致贴心，温暖踏实。

想来我已经享受了多年“袋装”父爱。父亲没有学过厨师，不过他总是参与村里的红白喜事，跟着乡厨学了不少做菜技巧。他最擅长的就是做大炖菜和红烧肉，尤其是他做的红烧肉，比大饭店做的还好吃。我搬到城里后，总是惦念父亲做的红烧肉。那时我每次回家看望父母，回城时父亲都要给我带上他做的红烧肉。父亲的红烧肉，是袋装的。他把红烧肉分成份，然后一袋袋装起来。当时父亲为我装的红烧肉每袋量都很多，他总说：“你们借钱买了房子，我也没能帮上忙，弄得日子紧张了，平时伙食没油水，多吃点红烧肉补补。”其实父母平时根本舍不得买肉，只有我回家才会狠狠买一次，“大规模”地做一次红烧肉，为的是让我把红烧肉带回城里。

时间过得飞快，后来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。生活条件改善，大鱼大肉吃得多了。再加上我的年龄增长，体检时竟然查出了高血脂。父亲得知后，嘱咐我少吃点大鱼大肉。但我就还是馋那口父亲做的红烧肉啊！怎么办，父亲再给我装红烧肉的时候，都变成小袋了。那一小袋红烧肉，只有三四块。妻子和孩子都不吃肥肉，我馋了就从冰箱里拿一小袋出来，加热后吃掉。父亲做的红烧肉，真香啊！

今年初，我又体检了一次。这次不仅血脂依旧高，而且血压也高了。没办法，年龄增长，再加上生活饮食习惯不好，体检指标有好几项不合格了。父亲照例嘱咐我，要改变饮食习惯。这不，红烧肉再也不做了，改青菜了。袋子里的内容变了，可以“袋装”的父爱没有改变，反而更加深厚。父亲但凡听说什么蔬菜可以降血脂，便在自家的菜园里可劲儿种。“袋装”父爱，因此源源不断。

准备午饭的时候，我拿出一袋青菜，在手里掂了掂，心中感慨起来：这小小的一袋青菜里面，是深深的父爱啊！

父辈的约定

◎ 杨力

冉小童金融专业即将毕业，正遇上家乡税务部门招人，她抱着志在必得的信念报了名，过五关斩六将，闯入最后关键的面试关。面试这一天她更乐了，最正中的主考官，竟是看着她长大的长辈，冉小童一下觉得今天的面试就是走走过场，虽然回答问题有些结结巴巴，但料想也不影响结果。

几天后录取名单公布，冉小童落选。冉小童不服，回到家就质问父亲，是不是当年得罪了他，今天被报复了？

这话得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说起。冉小童的父亲冉波，和发小李志一起长大。高中毕业这年，冉波和李志准备找工作。当时最好的工作是进百货公司，不仅是国企，而且待遇高福利好，很多凭票供应的稀缺货也能买到，能跨进百货公司上班是很多家庭的梦想。

冉波和李志的父亲，是一对老战友，一同参加过抗美援朝，一同火线入党，私交甚密。巧的是，二人的老连长，转业后就在百货公司当经理。按理通融一下，也许能把两个孩子一同塞进去，何况百货公司也正在招人。可经理讲原则，他说两个孩子都优秀，但一同招了就有走后门之嫌，所以只能招一个，至于招谁，让两个战友自己拿主意。经理又说，就算进不了百货公司也不愁，税务局正大量招人，进那儿准行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改革开放之初，新生的税务局对很多人还是新生事物，都不知道税务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，而让每个人艳羡的香饽饽还是百货公司。冉波和李志两家的父亲经过一番商量，最后决定抓阄来决定何去何从，当面写下两个纸团，“百”代表去百货公司，“税”代表去税务局。冉波的父亲亲手把两个纸团放进一个透明玻璃瓶，李志的父亲负责揭密，他率先拿出一纸团，展开一看是“税”字，气得当场把玻璃瓶一扔，把两个纸团撕得粉碎甩手而去……

就这样，冉波如愿进了百货公司，而李志去了税务局。多年间，冉波的父亲都觉得愧对李志的父亲，这种凭运气的事情完全可以改变两个人的命运。而命运也确实波诡云谲，当年的百货公司在今天已成为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商场，冉波二十年前就买断工龄开起了出租车；而李志在税务局不断成长锻炼，最后成了主管全局的局领导。

冉小童把这次面试名落孙山归结为李志仍心存芥蒂，他一定认为自己的父亲当年抓阄做了手脚，虽然最后的发展比进百货公司好，但那件事情一旦和做手脚扯上关系性质就变了，今天被报复也在情理之中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初涉人事的冉小童对这个长辈十分不服。

被女儿一番数落，冉波的内心也五味杂陈。过了两天他接到李志邀约的电话，说老爷子80岁生日，准备在家摆一桌，请冉家三代小聚。

不管心头有多不愉快，冉波还是

答应赴约。特别是冉小童的爷爷，一听说要去见老战友，兴奋之情更是溢于言表。爷爷也知道冉小童落选的事，却一点也不生气，到了李志家里，一见老战友就搂着寒暄，显得分外亲热。

而另一边，李志也在问冉波：“这次小童报考税务局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冉波摇摇头：“我知道，怎么了？”

李志说：“既然知道，为什么事前不找一找我？也许你打个招呼，小童就进录取名单了！”

冉波淡然一笑：“小童进不了税务局，应该有进不了的理由，这和打不打招呼没有必然关系。我虽然说不来大话，但也是入党多年的党员，知道不能因为子女问题丢失了党性。同理，我也不相信你有什么不公正的理由去对待小童，那样也会失去你的党性和做人准则。”

李志一听放下茶杯，爽声笑着说：“老朋友，你还是这性格，讲原则，明事理。其实小童不是不优秀，招她也合情合理，但小童学金融，而税务局招文员，专业不对口，对小童未来发展就有限制，我不希望一个金融专业的高材生被埋没了。”

这次饭局，交流了感情，最重要的，李志在饭桌上传递了一个信息，一家新入驻的大银行准备招人，负责招人的人事部经理和税务部门有交道，李志也打过招呼了，希望冉小童尽快报名。

果然，没两天这家银行的招聘启事就登了出来。冉小童报名后投上求职简历，很快就收到了银行的面试通知。

面试这一天，冉小童心情复杂，她不知道是因为自己优秀，还是“有人”打了招呼才这么顺利，总之心头微微不爽。

面试官就是银行的人事部经理，姓徐，年纪差不多刚过而立。他时而打量冉小童，时而翻着她的简历，一边看一边点头：“你在学校表现优异，获得多项奖励，最重要的，在校就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，这都是我们非常看重的入职条件。”

冉小童回答：“爸爸从小就教育我要懂得感恩，感恩社会，感恩时代。过去我不理解，他从百货公司离职，又开了二十多年出租车，一直干的是最辛苦的工作，可他从不喊苦，一边辛苦挣钱养家，一边挤出余钱做公益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后来爸爸说，今天的生活，都是爷爷他们冲锋陷阵流血牺牲换来的，只有懂得珍惜，心怀感恩，才能体会到今天生活的美好。爷爷、爸爸都是党员，所以他们从不因年龄或工作变化而失去党性。进大学后，我积极要求进步，努力向党组织靠拢，也许就是从小受到他们影响吧。”

徐经理似乎受到了感染，他说：“你的话我有同感。二十年前，我还是大山深处一个贫穷孩子。那一年发生严重泥石流，屋子被冲毁，我们一家都快绝望了。这时政府不但帮助我们重

建家园，还有许多社会人士奉献爱心，我就是靠一个好心人的资助才读完初中、高中，直到大学毕业走上社会，所以我们要感恩国家，感恩社会，感恩每一个人。”

冉小童走出银行，感觉非常轻松，刚才和徐经理一席交流，感觉不像在面试，而是在交流对待人生的态度。她从徐经理的交谈和眸子里，看到了对自己的欣赏。

家里人都等待银行发榜通知，李志也给冉波提前打来祝贺电话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冉小童能顺利入职。但是，真等到银行发榜通知这一天，名单上却没有冉小童的名字。

没有人知道，经过认真思考，冉小童已经提前给徐经理打了电话，撤回了她的求职申请。徐经理不舍又不解，作为优秀人才，冉小童已经进入银行拟录取名单。可冉小童谢绝了，她告诉徐经理，她已经另有去向。

作为挚友，李志也很不解，他第一时间把电话打给了冉波：“老伙计，小童放弃这家很有实力的银行，太可惜了，是不是以为我打了‘招呼’伤了她自尊？”

李志叹一声，进一步解释说，其实他根本没打什么招呼，上次家宴上一说，本来是想给求职的小童更大信心。真实的原因是，这家银行的徐经理在认识李志后，委托他帮忙寻找一个当年资助他的好心人。这个好心人不但每月打款，还亲自写信鼓励他好好学习，只可惜除了通过信封大致知道资助人的地址，没有更多信息。徐经理展开略微发黄的信纸，李志一眼就认出了冉波像小学生一样工整的笔迹。而得知自己的恩人就是前来求职的冉小童的父亲，徐经理生出无限感慨，所以才有了面试那天充满深情的对话。

李志长叹一声最后说：“还有一件事情藏了四十年了，今天我也一吐为快。当年两个老爷子为进百货公司或税务局抓阄做选择，其实是我父亲作的弊。我父亲展现的是事先写好的纸团，目的是想成全你进百货公司，作为生死战友，父亲没有半点私心，所以他才在抓阄后故意显出生气，让这场人生选择看不出半点纰漏。”

冉波爽声回道：“是的，你说的这些，其实我家老爷子早猜到了。虽然阴差阳错，最后一个成了局长，一个成了出租车司机，但不管命运如何，我们初心不改，党性不变，几十年里两家老爷子没向子女提任何不合理要求，我们之间也从干违背党性原则的事情，不管资助边远山区孩子，还是坚守底线不任人唯亲，我们都守住了父辈的约定，做了一名合格的党员！”

而经过成熟思考的冉小童，已经正式向学校提出援建申请，她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，让人生锤炼，让青春淬火，接受组织考验，像父辈那样，早日成为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。